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五

朱子十二

訓門人三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

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舡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以下訓人傑

屢與人傑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先生問別後工夫曰謹守教誨不敢失墜舊來於先生之說猶不能無疑自昨到五更後乃知先生之道斷然不可易近看中庸見得道理只從下面做起愈見愈實先生曰道理只是如此但今人須要說一般深妙直以為不可曉處方是道展轉相承只將一箇理會不得底物事互相欺謾如主管假會子相似如二程說經義直是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十七八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

深長蓋只是這箇物事愈說愈明愈看愈精非别有箇要妙不容言者也近見湖南學者非復欽夫之舊當来若到彼中須與整理一番恨不能遂此意耳

看人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衆說相反譬如一柄扇子衆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衆人說那一面正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語多有如此處某嘗語之云如此是别為一書與論語相詰難也

先生問人傑學者多入於禪何也人傑答以彼蓋厭吾儒窮格工夫所以要趨捷徑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吾儒自有此等工夫然未有不操而存者今釋子謂我有箇道理能不操而存故學者靡然從之蓋為主一工夫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所以不能當抵他釋氏之說也人傑因曰人傑之所見却不徒言乃真得所謂操而存者曰畢竟有欠闕人傑曰工夫欠闕則有之然此心則未嘗不存也曰正淳只管來爭便是

源頭有欠闕反覆教誨數十言人傑曰荷先生教誨然說人傑不著曰正淳自主張以為道理只如此然以某觀之有得者自然精明不昧正淳更且靜坐思之能知所以欠闕則斯有進矣因言程門諸公如游楊者見道不甚分明所以說著做工夫處都不緊切須是操存之際常看得在這裏則愈益精明矣次日見先生曰昨日聞教誨方知實有欠闕先生曰聖人之心如一泓止水遇應事時但見箇影子所以發必

中節若自心黑籠籠地則應事安能中節

靜時見此理動時亦當見此理若靜時能見動時却見不得恰似不曾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能究其精微乎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

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使其心無所喜好雖適意亦視為當然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

是如此喫辛苦從嶄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正淳曰連日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已詳盡先生曰只欠做 僩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為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

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著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跽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又曰今

人将敬致知来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慮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

曰人之心或為人激觸或為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為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爾四

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竊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為對是豈與人欲

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只使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葢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

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

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来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竊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況夫

復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為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

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動不可以無静静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

之語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静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専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為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黙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

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温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歎東見録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内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對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

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
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
此某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苦不許細思無
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為非康節所
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以下訓道夫
請問為學之要曰公所條者便是須於日用間下工夫只
恁說歸虛空不濟事溫清定省這四事亦須實行方
得只指摘一二事亦豈能盡若一言可盡則聖人言

語豈止一事聖人言語明白載之書者不過孝弟忠信具實精粗本末祇是一理聖人言致知格物亦豈特一二而已如此則便是德孤致推致也格到也亦須一一推到那裏方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姑息也是仁須當求其所以為仁為臣止於敬擎跽曲拳也是敬亦當求其所以為敬且如公自浦城來崇安亦須徧歷崇安境界方是到崇安人皆有是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爾愛親從兄誰無是心

於此推去則温凊定省之事亦不過是愛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子昂曰敢問推之之說曰且如孝只是從愛上推去凡所以愛父母者無不盡其至不然則曾子問孝至末梢却問子從父之令可以為孝乎盖父母有過已所當諍諍之亦是愛之所推不成道我愛父母姑從其令

問向見先生教童蜚卿於心上著工夫數日来專一静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

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别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耶

大率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如仲思早来所說專一静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静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晗晗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静坐向日蜚卿

有書亦說如此某答之云見有事自那裏過却不理會却只要如此如何是實下工夫

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舊来在某處朋友及今見之多茫然無進學底意思皆恁放蕩了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却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道夫曰以此見得孟子求放心之說緊

要曰如程子所説敬字亦緊要也

問尋常操存處覺纔著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太把做事了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麽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著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説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著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畧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

又不便欲正已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先生一日謂飛卿與道夫曰某老矣公輩欲理會義理好著緊用工早商量得定將來自求之未必不得然早商量得定尤好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著脊梁骨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為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曰此

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某昨日之言不曾與説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又曰讀書須是專一不可支蔓且如讀孟子其間引援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但也只須看此一段便依舊自看本來章句庶幾此心純

一道夫曰此非特為讀書之方抑亦存心養性之要法也

問向者以書言仁雖蒙賜書有進教之意然仁道至大而道夫所見只以存心為要恐於此當更有恢廣功夫曰也且只得恁做去久之自見項之復曰這工夫忙不得只常將上來思量自能有見横渠云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先生問别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録今日問箇明日復將來温尋仔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仔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箇道理葢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問敬而不能安樂者何也曰只是未熟在如飢而食喫得多則須飽矣

問道夫在門下雖數年覺得病痛尚多曰自家病痛他

人如何知得盡今但見得義理稍不安便勇決改之而已久之復曰看來用心專一讀書仔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除

於今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若海○蜀本作道夫録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

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来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来

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驤

為學之道在諸公自去著力且如這裏有百千條路都茅塞在裏須自去揀一條大底行如仲思昨所問數條第一條涵養致知力行這便是為學之要驤

讀書要須耐煩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藥初煎時須猛

著火待滚了却退著以慢火養之讀書亦須如此頃之復謂驤曰觀令弟却自耐煩讀書驤

慤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為學道夫曰茍慤實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恁地但慤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驤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嶢崎只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

人說何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𨚫易為力寓舉子宜宗兄

云人最怕拘迫易得小成且言聖賢規模如此其大曰未好說聖賢但隨人資質亦多能成就如伯夷髙潔不害為聖人之清若做不徹亦不失為謹厚之士難為徇虛名以下訓寓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

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縁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

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

看文字看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賀孫録作方畧見得通透今老矣看得做甚使得學某不濟事公宜及早向前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恱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恱矣先生因說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胷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

管如此胷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胷中寛閒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将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来静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

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
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来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
靜看事物来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
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嘘吸若只管
嘘氣絶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了
嘘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嘘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来其機不曾
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長

小處有小消長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淳録云徐問前夜說動靜功用相救靜可救得動動如何救得靜曰須是明得這理使無不盡直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然

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來都不應若事物來亦須應既應了此心便又靜心既靜虛明洞徹無一毫之累便從這裏應將去應得便徹便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事物之來須去處置他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截然斷定便是慮而後能得得是靜慮是動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固是靜救動動救靜然其本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素無私始得心無私動靜便一齊當理心若自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只管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若要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噓吸若一向噓氣必絕了須又當吸若一向吸氣必滯了須又當噓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

處有小闔闢小消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日豈能不瞬時亦豈能常瞬又須開開了定定了又瞬瞬了又定只管恁地去消息闔闢之機至纎至微無物不有

㝢臨漳告歸稟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仔細講求曰那處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著力處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可學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衆小理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可學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只看他前日信中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賀孫說定之之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恐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說此曰固是若論来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著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

賀孫

居父如僧家禮懴今日禮多少拜說懴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懴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又如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只說不好豈不可笑 賀孫

洪慶將歸先生名入與語出前卷子云曰議論也平正兩日来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

不自胷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録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别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

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又曰近來學者如漳

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粲然可觀謂堯卿至之浙間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輩子善叔恭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様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却有一兩箇朋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為只為源頭處用功較少而

今須喫緊著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為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且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顔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别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説水只説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説得如説湯只説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説得又

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語多不能盡記姑述其大要者如此。訓洪慶恪録

云石子餘將告歸先生將子餘問目出曰兩日反覆與公看見得公所說非是不是其病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得枯燥不恁條達只源頭處元不曾用工夫來今須是整肅主一存養得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持之已久自然有得看文字自然通徹遇事自然圓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節及明道語録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下學而上達云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作別處去一劄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公自去提撕便見得今要下工夫且獨觀昭曠之原不須

枉用工夫鑽紙上語存得此中昭明條暢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便見有味道理通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教他自用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著公既年高若不如此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胷中自是洒落

先生謂徐容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

莫要含糊。道夫訓容

問學問之端緒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以下訓節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

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晩問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解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得背著他節問曰只順他曰只是循理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江西便有這箇議論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陸子静要盡掃去從簡易某嘗說且如做飯也須趁柴理會米無道理合下便要簡易

以其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令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著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為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寛緩然却

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

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為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為一曰為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為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為異端

問事事當理則必不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當理曰

容只是寛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之是理合當殺非是自家不容他

不曾說教胡亂思說謹思

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寛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應曰是

問觀書或曉其意而不曉字義如從容字或曰横出為

從寛容為容如何曰這箇見不得莫要管他横出包容只理會言意

節初到一二日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不思量後只管去問人有甚了期向来某人自欽夫處来録得一冊将来看問他時他說道那時陳君舉将伊川易傳在看檢兩版又問一段檢兩版又問一段欽夫他又率畧只管為他說據某看来自當不答大抵問人必說道古人之說如此某看来是如此未知是與不是

不然便說道據某看来不如此古人又如此說是如何不去思量只管問人恰如到人家見著椅子去問他道爾安頓這椅子是如何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畢竟是慢如臨君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瞌睡些時無害問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纔收斂来稍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後如此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五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六

朱子十三

訓門人四

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著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著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以下訓義剛

問打坐也是工夫否曰也有不要打坐底如果若之屬他最說打坐不是又問而今學者去打坐後坐得瞌睡時心下也大故定曰瞌睡時却不好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末見能見其過而内自

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淳錄云既知悔便住了莫更如此做只管悔之又悔作甚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

體驗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它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問說漆雕開章云云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云云先生又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與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齋便須要常常如齋而今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

義剛啟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常常存在胷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若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著有欠缺處纔如此思著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

帖這也無著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又問格物工夫至為浩大如義剛氣昏也不解泛然格得欲且將書細讀就上面研究義理如何曰書上也便有面前道理在義剛又言古人為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来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是習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

力倍難今欲將小學等書理會從洒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得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洒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為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昏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玩

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没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講書窮理便是為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為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共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侍教半年仰蒙提誨自正月間看論語覺得略得入頭

處先生所以教人只要逐章逐句理會不要揀擇敬
遵明訓但此番歸去恐未便得再到侍下如語孟中
設有大疑則無可問處今欲於此數月揀出頭段來
請教不知可否曰好
先生問晏淵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
幷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看曰公數千
里来見某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
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

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已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之事到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已上却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已本分上事又言劉德脩向時章疏中説道學字用錯了先生因論德脩向時之事不合將許多條法與壽皇看暴露了被小人知之却做了脚手其以為大率若小人勢弱時節只用那虛聲便可恐得他去若小人勢盛時節便不可如此暴露被他先做脚手雖然德脩亦自好當時朝

廷大故震動。訓淵

晏亞夫將上趙子直黄文叔二書呈先生先生曰公有志於當世亦自好但若要從自家身上做将来須是捨其所已學從其所未學恪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底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静方可看義理佐

須是静方可為學謂亞夫曰公既歸可且杜門潛心數

年方子○蓋卿録云亞夫稟辭先生勉之曰歸後且杜門潛心二三年仍須虛心以讀書

甲寅八月三日蓋卿以書見先生于長沙郡齋請隨諸生遇晚聽講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説讀書須當涵泳只要仔細尋繹令胷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説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生涵

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个涵泳一人硬来差排一人硬来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逺如此講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以下訓蓋卿

蓋卿因言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若工夫未到雖於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不成不去應事接物且如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箇道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来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蓋卿禀辭且乞贈言先生曰逐日所相與言者宜著工夫不用重説曰尚得為遠謁函丈之計曰人事不可預期歸日宜一面著實做工夫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説古人學問只是為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説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

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饑餓今人事無小大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著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坐間有言及傅子囦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

不是此邊却未有肯著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縁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做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躐等亦曰更有不及等人以下訓謙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

亦當仔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究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草過不加仔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

詳者終是看得溥博浹洽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致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眞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眞知

自住不得不可似他們只把來説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説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作些小氣象或專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説學問止是説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

說此處有實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甚不滿於長沙士友胡季隨特地来一見却只要相問不知何故南軒許久與諸公商量到如今只如此是不切己之過

寥兄請曰某遠来求教獲聽先生雅言至論退而涵泳發省甚多旅中只看得先生大學章句或問一過所以誨人者至矣為學入德之方無以加此敢不加心明日欲別誨席更乞一言之賜曰他無說只是自下

工夫便有益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人只怕有悠悠之患廖復對曰學者之病多在悠悠極荷提策曰見得分曉便當下工夫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只恁地過了蓋卿

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脩云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款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訓自脩

問平日工夫泳對理會時文先生曰時文中亦自有工

夫請讀何書曰看大學以下訓泳

說大學首章不當意先生說公讀書如騎馬不會鞭策得馬行撑船不會使得船動

讀大學必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録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先生與泳說看文字罷常且靜坐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以下訓夔孫

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録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

在那裏那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滚滚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

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
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
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
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閒底動靜所謂繼天地
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
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
天地之志隨地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

言之饑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二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蹈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説得有詳畧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忽然一下春来各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那箇滿山青黄碧緑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吃他著他受用他起居食

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譬如穀既有个穀子裏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皮裏便有核核裏便有仁那仁又會發出來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

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謂之智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滚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

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體在裏了如這桌子未用時已有這桌子在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

用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變孫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都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

亦有所附著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麄疎畧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来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来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

敬賢便有許多般様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隷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

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别且如心性情虚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動這三箇便都在仔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

都在自家性分之内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

林子武初到時先生問義剛云在何處安下曰未曾移入堂長房曰它便是有思量底蘇子容押花字常要在下面後有一人官在其上却挨得他花字向上面去他遂終身悔其初無思量不合押花字在下及包顯道等來遂命子武作堂長後竟不改義剛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訓之木

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節公初從何人講學曰少時從劉衡州問學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

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曰向来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寛緩不是斬釘截鐡真箇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虚過歲月某已前與朋友往来亦是如此後来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汎然来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看晩年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

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笑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

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遶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然今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硋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己上進取何足議曰可便遷入精舍以下訓祖道

先生謂祖道曰讀書且去鑽研求索及反覆認得時且
蒙頭去做久久須有功效吾友看文字忒快了却不
沉潛見得他仔細意思莫要一領他大意便去搏摸
此最害事且熟讀就他注解為他說一番說得行時
却又為他精思久久自落窠臼略知瞥見便立見解
終不是實恐他時無把捉虛費心力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
亦無窮理處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

無下手處要去體察爾平昔用心是為已為人若讀書計較利禄便是為人

資禀純厚者須要就上面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仔細看秉彛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来

一日拜别先生曰歸去各做工夫他時相見却好商量也某所解語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

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且歸仔細

曾兄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弸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胷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

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今釋老能立箇門戶恁地亦是它從旁窺得近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能敬更有箇笠影之喻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

鈍底工夫方得以下訓僩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

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做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

子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肢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道理極是細膩公們心都麄大入那細底不得

公而今只是說他人短長都不自反己看如公適間說

學者來此不講誦蚤來莫去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某說話有何警發每日靠甚麽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末梢又却只是檢點他人某事某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己身心煞有事在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

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
為英雄之學務為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
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
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
及其餘今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
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
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

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像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眊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未論讀古人書且如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

以為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

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

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

也道好及至問著他那裏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

然只是不曾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

墻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

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

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吕子約書来説近来看詩甚有味録得一冊来書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説詩序如關雎只是説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説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説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麽吕伯恭大事紀亦是如此盡是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們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

實以立辭則害意

問鳶飛魚躍南軒云鳶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只看公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了莫依傍他底說只問取自家是真實見得不曾自家信是信得箇甚麽這箇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齊要著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令有些子走透少間方從一邊理會得些小有箇見處有箇入頭處若只靠一邊去理會少間便偏枯了尋捉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

路去攻擊他而又不曾著力何益於事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意思都不曾痛切每日看文字只是輕輕地拂過寸進尺退都不曾依傍築磕舂那物事來此間說時旋紐揑湊合說得些小才過了又便忘了或他日被人問起又遂旋紐揑說得些小過了又忘記了如此濟得甚事早間說如負痛相似因言持敬如書所云若一疾如此方謂之持敬如人負一

箇大痛念念在此日夜求所以去之之術理會這一件物須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末是如此中間是如此如此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須是理會教透徹無些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過是濟甚事如兩軍厮殺兩邊擂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若纔放慢便被他殺了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

疑者先生畧顧之謂友仁曰公今須是逐一些仔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来整理過方可以下訓友仁

問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曰此是大率言物各有所止之處且如公其心雖止得是其迹則未在心迹須令為一方可豈有學聖人之道服非法之服享非禮之祀者程先生謂文中子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者此也

友仁曰舍此則無資身之策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豈有為人而憂此者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自説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及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

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又顧同舍曰德元却於此理見得彷彿惜乎不曾多讀得書却謂友仁曰更須痛下工夫讀書始得公今所看大學或問格物致知傳程子所說許多說話都一一記得方有可思索玩味

張問先生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刋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注儘得公還盡記得集注說話否非惟集注恐正文亦記

不全此皆是不曾仔細用工夫且如邵康節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有年公們曾如此否論語且莫說别處只如說仁處這裏是如此說那裏是如此說還會合得否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

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内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静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拜辭先生曰公識性明精力短每日文字不可多看又記性鈍但用功不輟自有長進矣

因誨郭兄云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欲來人面前説得去不求自熟如此濟得甚事須是著起精神字字與他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不得如何曉得卓○僩同

讀書須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

書既曉未得我寧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成工夫郭得元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若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若只記得字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漏落便是那腔子不曾填得滿如一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少間自家做出文字便也有所欠缺不成文理嘗見蕃人及武臣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他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缺下得

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患是他心有所蔽故如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云云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

字却平正只是弱困董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餒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仔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又曰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郭得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閙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静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僴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六